在时代的激流中，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青年作家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研讨班”发言选登

7月3日至5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文艺报社、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协办，西安市长安区委、吴堡县委承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书写大历史讴歌新时代——青年作家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研讨班”在西安市长安区、榆林市吴堡县两地举行。在研讨班期间，大家围绕如何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柳青创作精神、促进青年写作繁荣发展展开深入交流，本期刊发其中16位专家、青年作家的发言。

——编　者

时代呼唤新的《创业史》

□韩毓海

柳青选择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对于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作方法，而是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柳青的一大突出特点是，他勇敢地选择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投身于共同体，参与“创业”的进程。这让我想起了17岁的乌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所强调的“勇气”。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没有自觉勇敢地、义无反顾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进行到底的勇气。

陕西在中国革命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北革命的苦难就是中国革命的苦难，西北革命的辉煌就是中国革命的辉煌。离开了这些背景，我们恐怕就不能够深入了解和走进柳青。柳青还始终关心着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在1972年，他就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建议退耕还林，扩大苹果树、桑树和植，开发地下资源。

概而言之，柳青的创作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柳青，就是通过对照反思寻找差距，不断地提高觉悟和能力。

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弱者和小人物向我们展示了改天换地、做大事业的“可能性”。柳青让梁生宝们在蛤蟆滩上挺起脊梁宣告：我们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只要志向高远、勇敢无畏，小人物的事业也会穿越历史的迷雾。他们把激情传递给后来者，启示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寻找生存与生活、创造与改变的奥义。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也许早已对柳青知之不详，也许对《创业史》等作品感到陌生，也许觉得当今的农村和过去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只要天下的“蛤蟆滩”还等着人们去建设，“梁生宝”的灵魂便会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徘徊。时代呼唤新的“梁生宝”，时代呼唤新的《创业史》。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种切实而求真的精神

□李建军

小说写作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生活和人物为中心的客观模式，一种是以作者的意识和想象为中心的主观模式。在我看来，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客观文体。人物的客观性状决定了作家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描写他，或者说，“不得不如此描写”。这就对作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必须了解、研究跟人物有关的一切。

柳青是一个强调实事求是的作家。他把客观性和科学精神当作小说家必须服从的重要原则。他说：“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1976年，柳青还讲了这么一段话：“文学是科学与理想的结合，科学是对现实和未来进行追求和探索，理想是目的，是追求探索的成果……虚构编造的东西从来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这个东西是弄不得假的。”柳青反复强调，小说家要像科学家那样尊重事实和规律，要用符合科学规律的艺术方法，准确地描写人和生活的客观而真实的情状：“世界上的人和事不断地变化着，但是他们是朝着一定的规律变化的。作家可以创造性格和情节，但不能违反科学。”对柳青来讲，写小说就意味着客观地研究人和生活，就意味着用科学的方法来实现正确的目的。

柳青把诚实和真实当作小说写作的具有首要意义的原则。他倾向于描写那些自己看到和研究过的人和生活。柳青的小说写作，无论在态度上，还是在具体的方法和细节上，都体现出一种切实而求真的精神。在他看来，即便很具体的技巧，比如视点，也体现着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在《创业史》和《在旷野里》中，他就选择从人物的角度来展开描写，因为，人物视角的描写显得更真实、更客观。

我们时代的作家，应该像路遥和陈忠实那样，从柳青的小说作品中发现有价值的经验，并像他们那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终写出足以传世的作品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柳青的“向前”“向上”“向下”

□邢小利

柳青生逢中国历史由传统向现代大转变的时代，他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12岁入团，20岁入党，22岁放弃读大学的机会，毅然到了延安。尔后下乡米脂，又东进大连，西还陕北，北上北京，还乡陕西，扎根于长安县皇甫村。柳青一生都是一位追求进步、紧跟时代并且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这是柳青的“向前”。

看问题，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柳青站得高，看得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高人谈，取法乎上，此柳青也。柳青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与许多重要领导和著名文化人多有交集和往来，有巨人指引，与高人同行，柳青的思想和认识，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自然就非同一般。这是“向上”。文学创作，柳青更是取法乎上，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作品，经典作家柳青都深有研究。柳青对俄苏作家，特别对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深有研究和体会。他的创作和文学追求，是以“一流”为目标。

更重要的是，柳青追求“向下”，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柳青特别强调小说创作的“客观化”和“对象化”，“客观化”指作家笔下的人物是人物对象本身，柳青还强调小说细节的重要性，细节从哪里来？细节是从生活中来的。他认为小说情节可以编，但任何艺术家无法凭想象编造细节；小说艺术的永恒是细节的永恒。在《梁生宝买稻种》中，梁生宝为了节约房钱，决定在火车站票房睡觉，小说写道：“生宝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票房的全部情况。他划第二根洋火，选定他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他才把麻袋在砖墩脚地上铺开来了。”三根火柴，每一根都有它的目的和作用，细节动人，人物形象也立了起来。

学习柳青，青年作家要趁着年轻有冲劲，抓紧时间创作。柳青写完《种谷记》是31岁，写完《铜墙铁壁》是35岁，写《在旷野里》是37岁，写完《创业史》第一部是43岁……现在看，差不多都是柳青的青年时期。

（作者系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会长）

连通那条隐秘的精神通道

□弋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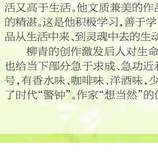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柳青，更多的，是基于在乡土写作的经验里，我们的当代文学绕不过他。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正在经历深度城镇化的进程。在这种转型时期，如何继承性地转化柳青的经验？这或许正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重要议题。

柳青写《创业史》时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显然，他强调了“中国农村”，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宏大的主旨。他是基于整体性的、人类的眼光展开着自己的书写。今天，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抱负？今天，当我们提起笔的时候，是否也有着这样的自觉和基本的精神底色？是否也有志于以文学的方法来回答“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要在中国大地展开，以及它是怎样展开的”？

如何从前辈作家、从广义上的“现代作家”身上汲取那种更为广阔的眼光，可能才是当下创作者亟需补上的一课。就是说，我们既要学习柳青的方法论，更要深究柳青的世界观。文学在这些前辈心里，连接着更为宽广的宏宇。他们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放在了宏阔的历史视域之下进行思考，这就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雄心与抱负。

回望“现代作家”，从“鲁郭茅巴老曹”，到柳青、杜鹏程等，他们之间有着一条隐秘的精神线索。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觉得路遥也是可以归入“现代作家”这个序列里的，他们始终有着整体性的眼光，有着以文载道的巨大动力。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翻阅了那个历史阶段所有的《人民日报》，他能很自觉地站在历史的洪流当中，眼光绝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村某一地，他考虑的也是“社会主义实践”这样重大的命题。今天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书写大历史”，从这样的角度去面新理解柳青，理解文学前辈们的努力，也许才能切中肯綮。

（作者系《延河》杂志副主编）



爱的能力和思考的能力

□张　菁

在思考柳青精神的同时，我想每个人都在扪心自问：如何更好书写新时代？选择在文学这条路上持久耕耘的人，是能够持久地、深度地认知自己和世界的人。对于文学期刊的编辑来说，我们尤其珍视和作者之间的“懂得”。文学带给我们一种“通道”，让我们和身边人有更加深切的联系，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世界，进而更深地理解和认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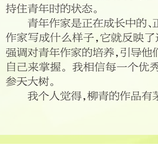
每个人都具有爱的能力。爱的能力的深浅，与成熟度和彼此之间平等关系的营造有着密切联系。很多的青年作家在书写精神困境，我们从中看到了更加通透的自我。其中的每个人都在面对自己的人生之难，困境并不一定是血淋淋的，而是无法用自己当时的经验、智慧去解决，有些人甚至由此走到绝境。在这过程中，如何走过，如何面对？如何以自己的这种面对去打动更多人？这也是摆在青年作家面前的课题。

想象力是人类拥有的又一区隔于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在想象的过程之中，透过思考，透过和技术知识的结合，慢慢地走向未来。我们必须应对现代性带给我们的冲击，我们的想象其实是有根基的，那就是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定义人类。基于此，我相信每个人以自己的想象力，都可以走得更远。

再说到我们的思考力。我们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中看到个人际遇和宏观历史的交织。即使书写历史，漫透的也都是当下的态度。我们相信青年作家们不但能感知光中的暗影，更能看到暗影中的光。文学切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它让我们变得更加敏感，让我们变得更加有觉知力，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柔软。

《青年文学》特别在乎每一位作家，在乎每一位作家的眼光和认知，也相信这个世界的丰富的新鲜的鼓杂的经验会通过青年作家们的写作抵达更多人的身边，《青年文学》愿意和所有的青年作家一直在一起。

（作者系《青年文学》杂志社主编）



深度参与广阔丰富的生活世界

□杨　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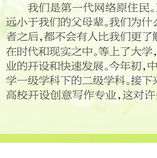
柳青重要作品都是45岁前完成的，两次重要的深入生活及个人观念、情感的转变也都在青年时期。“米脂三年”开启时，柳青27岁；“长安十四年”开启时，柳青36岁。这两个重要时期的生活和情感实践，对于柳青文学创作非常关键。他以“实践主体”深度参与广阔丰富的生活世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作家怎样面对广博丰富的生活世界？柳青说：“作家的思想、个性、才能、气质，是在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正是基于对身处其中的具体社会生活的感应，作家才完成了个人写作观念的转变。在《创业史》《在旷野里》里，他描述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细节，描写了时代和人物的丰富性，以及面对新生活具体、复杂的感情。路遥在《柳青的遗产》里说，柳青最善于把平凡的日常生活细节融汇到历史的大幕上，去观照它的意义，“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

作家怎样融通多元、复杂、丰富的文化和文学传统？站在柳青当年居住的中宫寺，我们可以看到蛤蟆滩，再远眺就是终南山，也就是秦岭。置身此处，我们的感受与柳青当年已有不同。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新时代的新气象，也可以感受到皇甫村周边若干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漱都的时代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就这样呈现出复杂的精神和文化信息，影响甚至形塑着我们的观念。柳青当然也对中国古典传统作过细致阅读，也有独属于个人的借鉴路径和方法。在《创业史》里，柳青尝试过每章都以一个人物的角度来叙述，将心理描述和日常生活叙述融汇。

柳青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对现实生活，包括对他关注的土地上的历史，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原因就是他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是作为“实践主体”切身参与具体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一个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小说评论》代主编）



到旷野里去，到人民中去，到世界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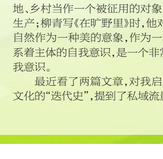
□付　江

柳青写作《在旷野里》时，《创业史》中的恢宏画卷正在现实中徐徐展开。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大时代。无论社会环境还是思想生活，皆是一片片有形和无形的“旷野”。这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命题，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文学主题，旷野是一种有着强烈的精神意向的“隐喻”，它象征着初心与归宿、未来与道路、光荣与梦想。

1953年，柳青还很年轻，37岁的他出于一个作家的敏锐，从北京到长安县，再到皇甫村，一路逆行，视线一步步下移，探入大地的深处，旷野的深处，最终找到自己书写时代的方式。在柳青的文艺观点中，始终非常强调“生活”的重要性，终身奉行“要想写作，就先生活”的原则，因为生活里蕴藏着所有的真实。在皇甫村，柳青抵达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现场，他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做非常具体的工作。这些具体的经验，不仅使柳青获得大量很现代也很有世界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必须胸怀天下具有世界眼光，必须以更加丰富立体的样貌和更加开放平等的姿态，走到世界中去，走上世界先进文化的舞台，去更生动地呈现中华文明的青春姿态和现代姿态。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柳青文学馆的墙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在时代的激流中，柳青和人民一道前进。”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作为主体文化事业的人。在时代的激流中，我们也要始终和人民一道前进，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作者系《青年文摘》杂志社总编辑）



到生活中去发掘事物的本质

□王鹏程

柳青多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我们最为熟知的是，他到长安县长期体验生活。他作出这个决定，是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

柳青认为，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他最反感人说他是去“体验生活”的，他说他是“亲自参加生活的”，“作家到生活里去发掘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搜集事物的数量或去求平均数”，“搜集材料的作家生活方式之所以不行，因为它没有丝毫美学理论依据”，只有融入生活，“参与生活”，才能解决写作过程的“对象化”问题。

柳青认为，“对象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家必须熟悉和懂得自己的描写对象，不仅通过思想，而且通过全部感觉把握自己描写的对象，即从直觉到精神，都能描写对象的丰富的本质和独特的存在形式，生动地准确地活跃在自己的头脑里。也就是说，作家对于描写对象熟悉和懂得的程度，达到可以把自己化为对象的程度。

第二，作家在生活实践中，在熟悉和懂得自己描写对象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思维，纠正自己头脑中不符合描写对象的独特本质和存在形式的主观观念，使自己的感觉和思维尽可能地和客观事物相吻合。

第三，作家在进行任何艺术描写的时候，都不能采取旁观的第三者的态度，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作品中的人物，即通过书中某一个人物的角度来表现所描写的一切，这种描写，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而是积极能动地反映，作家总是按照一定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原则，改造着自己的描写对象。所以，他在《创业史》《在旷野里》中，都是通过主要人物来表现“描写的一切”，做到“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心理和周围的环境相统一”。

柳青扎根长安的十四年，是在生活和创作中“对象化”的十四年。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作家而言，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应该认真汲取的艺术经验。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保持对时间与历史的敬畏

□胡竹峰

43岁之前，柳青几部重要的作品都写出来了。每想到这，那种紧迫感就自动来了。我40岁后，开始对时间有更多凝视，路遥在我的年纪已经写完了《平凡的世界》，我在干什么？上天赏赐的黄金，不要都做了首饰，应该做个王冠，柳青就是这种作家。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柳青，不断有人怀念他、阅读他、书写他。柳青离我们近，感觉更体己。我现在还经常重读《创业史》，格外喜欢里面的风景描写，很多生活很隔膜了，但书上人物对话还是很生动的，我看到了中国文学写人的传统。

很多作家似乎丢失了或者说淡化了中国文学写人的重要传统。中国文学有伟大的写人历史，看《红楼梦》，贾宝玉、王熙凤、薛宝钗，历历在目。写人是小说重要的部分，也试着脱不开人。柳青是了不起的，梁三老汉的故事，读来那么亲切。

有人想当作家，柳青告诉他说，这不是你选的，是上天决定的。这个人是路遥。路遥小说《人生》题头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柳青这是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觉得年轻，就可以肆意挥霍。人到中年，发现时间比金钱更经不起折腾。钱花出去，能换回物，时间过后，空空如也。

关于柳青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恳切的精神，珍惜时间的精神。柳青晚年生病了，身体非常不好，依旧继续写作，为了文学，不管老之将至，不论死之将至。有时候恨自己，短视频一刷两三个小时，两眼发昏，这个感觉太糟糕。柳青还活着，他肯定不会这么荒废贪玩。

柳青写过一首诗：“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这么个大作家，这么大的空间，还有颗平常心。很多人容易端着，太在乎自己。柳青告诉我们，站得再高，不能丢了平常心。一个作家失去了对时间、历史的敬畏，失去平常心，哪怕才华灿烂，辞章华美，大概也行之不远吧。

（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学的现实感和未来性

□王威廉

去很多工厂考察，切实感受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流水线改变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真的来到了一个“无人时代”，也遇到了一个终极问题：人类何为？精神价值如何重建？学习柳青，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柳青的现实感非常好。我们应该真正去理解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所以我写了一本叫《野未来》的书探讨科幻现实主义。所有的科幻现实，就是一种现实感。我们必须接纳这种现实感。比如，当下人跟人的认识、交往不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随机的，通过“摇一摇”“扫一扫”，我们就极有可能跟完全不相干的人产生关系，它是一种松扑的形态，这就是我们现实的新变。

第二，柳青体现出了一种非常深邃的未来性。作家创作时，必须要有对未来的思考，这样才能更好地树立一种现实的维度。我们是用未来的理念来规划今天，没有对未来尤其是“近未来”的理解，作家对现实的理解一定是肤浅的。柳青很好地平衡了社会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第三，柳青的创作体现了生命的经验性，2016年，我参加过《青年文学》杂志的一个活动。所有在场的科幻作家都相信人工智能绝对会打败人类，我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对此很不以为然。8年过去，现实情况颠覆性了我的认识，各种语言大模型特别是ChatGPT的协作能力是碾压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类论文写作上。我在高校任教，特别担心学生交来的文本是机器生成的。当然，人工智能写小说、诗歌还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它迭代速度非常快。这就逼着我们思考，我们的核心创造力是什么，真正不可取代的就是生命的经验性。在柳青的作品当中，那种生命的经验性很动人。我们今天想要写作，就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种语境，要有这样一种迫切感、紧张感，之后回到写作或艺术发生的最核心的地方去思考。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

和这片土地的人民同呼吸

□张军峰

柳青27岁就到了米脂县民丰区县委副书记兼乡任文书，帮助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那一次历练，也是他为《种谷记》搜集素材的过程。1952年，柳青主动要求到长安县，在在了皇甫村。柳青在蛤蟆滩种水稻、打机井、建牲畜点、修桥架电线等，并且身体力行参加生产。作为作家，柳青写出了记录合作化运动过程的《创业史》。

柳青精神的内核就是深入生活，在人民中生“根”。柳青帮助皇甫村村民买来了稻种，也就是《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故事的创作来源。稻种种下了，他和妻子马葳每天都要去看其生长和防虫害情况。马葳怕蛇，他就拿着棍子在田埂上开路。有人说，柳青下来体验生活来了。他就生气，板着脸说，我脸上写着“体验”二字？他已把自己深深融入了皇甫村，和村民一起劳动生产。为了解决盐碱地村民的吃水问题，村上打甜水井的那天，他守了一晚上，早上井水出来了，他尝了一大碗，高兴地说，真甜啊。

这一切都说明他深爱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就是那个时期最大的任务。这也是他的任务，并且，他把这一过程记录了下来。因此他才写出了反映老百姓在合作化过程中喜怒哀乐的《创业史》。

现在，我们学习柳青的精神，就是要扎根人民，创造出接地气的作品；就是写当下老百姓的生活，他们随着时代发展而导致生活的细节变化。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记录脱贫攻坚的故事，记录乡村振兴的故事，记录城市的变化和村民剧市民的心路历程，发现真善美，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们当下作家的责任，也是对柳青精神的继承。我们长安区作协有300多名会员，来自基层的各个领域，有的会员当驻村干部，有的主动深入农村调研，也有的深入基层和企业，大家努力创作出反映现实新变的作品。

（作者系西安市长安区作协主席）

做人真诚，写出的作品也真诚

□吴佳骏

柳青是了不起的作家，无论是其作品所折射出来的艺术力量，还是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精神光芒，都值得我们不断重读和深入思索。

第一，人格始终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只有人格健全的作家，才能写出向善向美的、有人文情怀和精神光芒的作品。否则，无论写作技法多么高妙，题材多么独特，内容多么广博，其作品的生命力都是堪忧的。柳青之所以令人敬佩，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拥有崇高的人格。他写小说不是为了个人出名、捞好处、评奖，而是以文学的名义关注社会民生，尤其对中国乡土社会，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怀有深深的同情和爱，做人真诚，写出的作品也是真诚的。

第二，经验始终是作家的立文之核，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的生存经验，我们可以写别人的故事，但作者的立场、态度和认知依然与自身的经验息息相关。人生与文学不可分割，二者是一体的，任何挂空式的写作都是靠不住的，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作家所面对的始终是个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他们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的喜怒哀乐，唯有从个体出发才可能抵达群体。柳青身体力行地扎根乡土，与人民同吃同住、血肉相连，以心换心。他真正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具有平民品格，没有优越感。他既是大地之子，也是人民之子。任何一个作家要想博得他人的认可和敬重，就必须融入生活，关心人间疾苦，怀有恒定的价值观和理想主义情怀，而不只是在文字上玩技巧、耍花招，也不能只关心一己悲欢。

第三，审美始终是作家的立文之魂。柳青的作品时隔几十年后依然值得重读，原因就在于他的小说彰显出来的审美性，无论是小说语言、文本结构，还是叙事策略，都有属于柳青的美学价值。包括《在旷野里》，他的语言平实而亲切，简洁而生动，画面感极强，描写也很见功力，特别是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这些看似简单的写作技法，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作者系《红岩》杂志编辑部主任）

“人家不在你还在”

□秦锦屏

今天我们学习柳青，学什么？学他的文品和人品。

柳青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他的作品处处体现出“心里有人民，笔下有乾坤”。走进他的文学世界，能听见时代脉搏的跳动，感知那热土地上人们对生活的热切向往。柳青用实际行动阐释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文质兼美的作品，体现他思想的精深、艺术的精湛。这是他积极学习，善于学习，踏踏实实深入生活，让作品从生活中来，到灵魂中去的生动体现。

柳青的创作激发后人对生命、艺术、价值进行再思考。这也给当下部分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作家，围解政策、空喊口号，有香水味、咖啡味、洋酒味，少烟火味、泥土味的作品敲响了时代“警钟”。作家“想当然”的创造，一旦脱离了生活常识，违背了生活逻辑，就是思想贫瘠、精神苍白的文字垃圾。学习柳青，也许我们要扪心自问，自己当下的创作是否尊重了生命之重，是否遵循了艺术规律，是否有价值输出学习柳青，就得用实际行动贞服浮躁，坚持文学理想，贴近生活，让小人物也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柳青捐稿费为乡亲们架桥、修路、拉电、建卫生院，他用实际行动树立起一个勇于担当的基层干部形象，深受群众爱戴。这是因为，他个人品德高尚，有强烈的社会担当。他树起了文化人在人民心目中的榜样。

人民作家柳青来自陕北大地，他是黄土地的儿子。在他的家乡有一句人人会唱的信天游：“山在水在日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在这里，我想改两个字，以此来诠释柳青精神，致敬柳青：“山在水在日头在，人家不在你还在。”

（作者系深圳作协驻会干部）

始终保持青年的冲劲

□侯　磊

何为青年作家？青年作家不仅是对年龄的描述，还指向一种创作状态，他们正在成长中，正在写一些能够展现个人特色的作品。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引用了一句外国的谚语“年长而勿衰”，意思是，哪怕你变老了，仍要保持住青年的状态。

青年作家是正在成长中的、正在形成中的作家群体，青年作家写成什么样子，它就反映了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强调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引导他们成长，其实更多还是由他们自己来掌握。我相信每一个优秀的青年作家，未来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我个人觉得，柳青的作品有茅盾风格。茅盾写散文，好像是见到什么写什么，有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去抒发特别多的感想，也不过多抒情。柳青也是“有一说一”，还带有那种白描、速写的成分。例如，他会写皇甫村县体哪个人不愿意入社，原因是什么，后果是什么。里面的对话，对人物的描写，柳青都处理得很写实、很细致。

我在生活中接触了很多大学生，他们有的想得非常清楚，毕业要干什么，有明确的志向；也有一些学生确实是没有想好干什么，很迷茫，毕业以后在不停地尝试。我想，年轻人还是要早立志，要埋头苦干，学习柳青身上那种执着的精神。重读柳青，不是说我们要完全像柳青那样写作，而是去思考柳青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他为人中的一些不变的、积极的、正面的态度，那些热衷于劳作、热衷于工作的品格，以及对写作的痴心……这些都是需要青年作家去学习和感悟的。

（作者系《北京文学》杂志编辑）

在叙事的圈套后面

□崔　君

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强调文学创作的耐心和需要投入的情感态度。他曾站在街头观察农民走亲访友，了解他们的心情和对礼品的选择，这些都转化成他作品中生动的细节，他要追求一种时代的真实感。

我们是第一代网络原住民。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惊讶要远远小于我们的父母辈。我们为什么要书写时代？因为在之前成者之后，都不会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沉浸在时代和现实之中，等上了大学，我们赶上第一波创意写作专业的开设和快速发展。今年初，中文创意写作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肯定会有更多高校开设创意写作专业，这对许多有写作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利好。对于青年写作者来说，技术好像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他们拥有一整套系统的文学常识，见过各种各样的写法。可是在叙事的圈套后面，我们是否经得起基本的描摹快感的考验，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叙事，有立得起来的人物？

在今天看来，现实主义依旧是重要的。我们一直讲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讲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前辈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启示。我们到底要怎么写现实？小说是否可以写得再有趣一点，再好看一点？怎么让作品更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弘扬柳青创作精神，并不是弘扬一成不变的现实主义写作。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实主义写作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我们还在不断靠近写作的目标，青年作家任重道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刊物、很多前辈的托举。希望我们能够写出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充满人文关怀的好作品。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以独特视角面对乡土世界

□蒋　在

柳青是这样一个回归自我、回归故乡的作家，他用一生的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掷地有声地告诉我们，在一种自我心灵的投射。这是联系着土地的自我意识，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具有人文观念的自我意识。

最近看了两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第一篇是关于果麦文化的“选代史”，提到了私域流量、出版机构如何在科技时代和一些电商合作，提到了纯文学如何转型。第二篇是何平的《必须保卫文学圈子》，他认为文学不应该为了获取观众的关注而降低该有的文学品位，保卫文学圈子不是精英居高临下、狭隘的文学趣味，而是在圈子里拥有自由的公共空间、生长性和审美趣味性，以及保有持续探索的激情和文学创造力。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有助于青年作家深化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处境的思考。

在北京市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我注意到两个词出现的频次最高，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青年”。做好人的工作，做好青年的工作，一定要托举青年人才的发展。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中，《青年文学》等一大批刊物，一直是一股很重要的推动力。作为受益者，我们要继续努力创作，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作者系《十月》杂志编辑）